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行狀

程伯淳行狀

田明之行狀

程伯淳行狀

程 頤 劉 跂 程 頤

曾祖希振皇任尙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遙皇贈開
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
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
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
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
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
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
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
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

人見者無不愛重而刑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
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
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
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
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
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矣卽遍天下
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
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
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
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
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
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眾獨鄠人無死者先生治役
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
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葺以避親

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
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
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
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
不足益以他官經歲厯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
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
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
遂簡江南稻田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一作千夫不
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
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
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
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
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
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

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

讀教首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彊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爲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

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倣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

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
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
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
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閒章數十上尤極
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
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
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
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
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
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
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
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
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
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

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眾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眾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眾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眾曰潰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卒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

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
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
與爾曹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
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
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
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
已木遂橫眾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
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
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
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
年勞丐遷秩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
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
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閒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
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

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令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

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
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
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
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眾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
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
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
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
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
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
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
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
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
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
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

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

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

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

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下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

田明之行狀

劉跂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邱家世儒者明之蚤孤游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爲弟子勤篤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歎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溫靖公固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明之曰老矣不任爲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卽其家庭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爲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旣下故王公巖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今新進後生

援例徙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
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利軍判官事
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
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
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溫萬石明之爲人淳靜簡易不爲表襮胸
中坦無留閼與人交傾蓋不疑旣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
能奪於書無不闕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迺其素所學申重復
熟造其深旨餘不甚錯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
之游司馬溫公居相鄰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
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詣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
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
羈旅預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
敬愛之晚歲篤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厯厯別白常稱曰道言
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爲註